

民國文存

94

古代文學研究兩種

羅常培 呂思勉

知識產權出版社

民國文存

94

古代文學研究兩種

羅常培 呂思勉

知識產權出版社

本書由羅常培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與呂思勉的《宋代文學》拼合而成。

羅常培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從語言學和文學兩個方面來對漢魏六朝時期的文章進行解讀與分析，其論述的範圍涵蓋史學、文學。其中既有對文章淵源及其發展的闡述，又有對文章中關於如何遣詞造句的分析，此外還對文章的文學性展開討論。呂思勉的《宋代文學》分為六章，分別對古文、駢文、詩、詞曲和小說展開分析與討論，論文學中足見深厚的史學功底。上述兩種書，雖是小書，卻是獨到而精深，兩位學者都截取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段時期來深入展開探討，足為今天的學界後輩參考與借鑒，也可為當代的文學愛好者閱讀與學習。

責任編輯：文 茜

責任校對：董志英

特約編輯：馬珊珊 吳傑華

責任出版：劉譯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代文學研究兩種/羅常培，呂思勉．—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11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1775-6

I. ①古… II. ①羅…②呂…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研究 IV. ①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307253 號

古代文學研究兩種

Gudai Wenxue Yanjiu Liangzhong

羅常培 呂思勉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區馬甸南村 1 號

郵 編：100088

網 址：<http://www.ipph.cn>

郵 箱：bjb@cnipr.com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2

責編郵箱：wengqian@cnipr.com

印 刷：保定市市中華美凱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開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張：10.5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數：132 千字

定 價：36.00 元

ISBN 978-7-5130-1775-6

出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民國文存

(第一輯)

編輯委員會

文學組

組長：劉躍進

成員：尚學鋒 李真瑜 蔣方劉勇 譚桂林 李小龍

鄧如冰 金立江 許江

歷史組

組長：王子今

成員：王育成 秦永洲 張弘 李雲泉 李揚帆 姜守誠

吳密 蔣清宏

哲學組

組長：周文彰

成員：胡軍 胡偉希 彭高翔 干春松 楊寶玉

出版前言

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內憂外患交加，但中國的學術界卻大放異彩，文人學者輩出，名著佳作迭現。在炮火連天的歲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承當著西方文化的衝擊，內心洋溢著對古今中外文化的熱愛，他們窮其一生，潛心研究，著書立說。歲月的流逝、現實的苦樂、深刻的思考、智慧的光芒均流淌於他們的字裡行間，也呈現於那些細緻翔實的圖表中，在書籍紛呈的今天，再次翻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仍能清晰地體悟到當年那些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蘊藏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知識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生幸福的嚮往。這些著作，可謂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珍寶。

民國圖書，有不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經過了多次再版，備受時人稱道。許多觀點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仍可說是真知灼見。眾作者在經、史、子、集諸方面的建樹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蔡元培、章太炎、陳柱、呂思勉、錢基博等人的學術研究今天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魯迅、周作人、沈從文、丁玲、梁遇春、李健吾等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傅抱石、豐子愷、徐悲鴻、陳從周等人的藝術創想，無一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名作。然而這些凝結著汗水與心血的作品，有的已經罹於戰火，有的僅存數本，成為圖書館裡備受愛護的珍本，或

成為古玩市場裡待價而沽的商品，讀者很少有隨手翻閱的機會。

鑑此，為整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本社從民國書海裡，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以饗讀者。這些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普、傳記十類，綜之為“民國文存”。每一類，首選大家名作，尤其是對一些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再版的名家著作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整理。在版式方面有所權衡，基本採用化豎為橫、保持繁體的形式，標點符號則用現行規範予以替換，一者考慮了民國繁體文字可以呈現當時的語言文字風貌，二者顧及今人從左至右的閱讀習慣，以方便讀者翻閱，使這些書能真正走入大眾。然而，由於所選書籍品種較多，涉及的學科頗為廣泛，限於編者的力量，不免有所脫誤遺漏及不妥當之處，望讀者予以指正。

目 錄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1
弁言 《左盦文論》之四：儀徵劉申叔先生遺說	3
一、緒論	4
二、各家總論	7
三、學文四忌	11
四、論謀篇之術	15
五、論文章之轉折與貫串	17
六、論文章之音節	20
七、論文章有生死之別	23
八、史漢之句讀	26
九、蔡邕精雅與陸機清新	27
十、論各家文章與經子之關係	29
十一、論文章有主觀客觀之別	33
十二、神似與形似	35
十三、文質與顯晦	36
十四、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	38
十五、漢魏六朝之寫實文學	41

十六、論研究文學不可爲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	44
十七、論各家文章之得失應以當時人之批評為準	47
十八、潔與整	49
十九、論記事文之夾敘夾議及傳贊碑銘之繁簡有當	51
二十、輕滑與蹇澀	53
二十一、論文章宜調稱	55
宋代文學	57
第一章 概說	59
第二章 宋代之古文	64
第三章 宋代之駢文	80
第四章 宋代之詩	93
第五章 宋代之詞曲	117
第六章 宋代之小說	137
編後記	151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羅常培 著

藤花之可敬者，莫如凌霄，然望之如天際真人，卒急不可招致，是可敬亦可恨也。欲得此花，必先蓄奇石古木以待。否則，無所依附而不生，生亦不大。予年有幾，能爲奇石古木之先輩而蓄之乎？欲有此花，非入深山不可，行當即之以舒此恨。

——錄自《閒情偶寄》

弁言 《左盦文論》之四： 儀徵劉申叔先生遺說

曩年肄業北大，從儀徵劉申叔師（師培）研治文學。不賢識小，輒記錄口義，以備遺忘；間有缺漏，則從同學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補。兩年之所得，計有：一，羣經諸子；二，中古文學史；三，《文心雕龍》及《文選》；四，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四種。日積月累，遂亦哀然成帙。惟二十年以來，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復以興趣別屬，此調久已不彈。友人知有斯稿者，每從而索閱。二十五年秋，錢玄同師爲南桂馨氏輯刻《左盦叢書》，亦擬以此入錄，終以修訂有待，未卽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實恐示人以璞。及避地南來，此稿攜置行篋，朋輩復頻勗我訂正問世。乃抽暇謄正，公諸世人，用以紀念、劉錢兩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質正於並時之治中國文學者。

三十年三月三日 識於昆明岡頭村北大公舍

一、緒 論

自兩漢以迄唐初，文學斷代，可分六期：

一，兩漢。此期可重分爲東西兩期；東漢復可分爲建安及建安以前兩期。

二，魏。此期可專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專治王弼、何晏之文。

三，晉宋。此期可合爲一，亦可分而爲二。

四，齊梁。

五，梁陳。梁武帝大同以前與齊同，大同以後與陳同，故可分隸兩期。

六，隋及初唐。初唐風格，與隋不異，故可合爲一期。

此六期中專門名家甚多，其選擇標準，或以某家文章傳於今者獨多，或以某家文章於文學流變上關係綦鉅。其在兩漢，則司馬遷《史記》及班固《漢書》而外，蔡中郎邕、曹子建植均有專集傳世，可供研誦。魏代王輔嗣弼、何平叔晏兩家之文，傳於今者獨少，而校練名理，實爲晉宋先聲。亦可選修，藉覘異采。降及晉世，潘岳、陸機特秀。士衡文備各體，示法甚多；安仁鋒發韻流，哀誅鍾美。二子而外，兩晉文集，流傳蓋寡。爰逮宋氏，顏延之、謝靈運騰聲。次則沈約《宋書》，敘論擅奇；范曄《後漢》，獨軼前作。傅亮、任昉，書記翩翩；徐陵、庾信，競逐豔藻。斯並當代之逸才，後昆之

楷式也。隋迄初唐，習尚未改。扇徐庾之餘韻，標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新聲；雖亦綺錯紛披，而江左之氣骨猶在。嘗謂五代以前文多相同，五代以後，乖違乃甚。故治中古文學者，非特可效四傑，即蘇頲、張說、韓昌黎、李義山之流，亦未嘗不可研覽。然自漢迄唐，可提出研究者甚多，而治一家者固不能不旁及（如任、沈可合觀，徐、庾可合觀。又，研究陸士衡，可溯及蔡中郎之類），治一代者亦不能不遍觀；治一家宜擷其特長（如蔡中郎之碑銘，迥非並時文人所及），治一代貴得其會通（各期之間，變遷甚多；同在一代，每有相同之點）。抉擇去取，要須以各人之體性、才略爲斷耳。此期之參考書，以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省稱《全文》）最便學者。此書於隋以前文，裒集略備，除史傳序贊外，百遺二三。且斷代爲書，覽誦甚易。故凡專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書，即治未有專集之各家者，亦應以此書爲本。

文章之用有三：一在辯理，一在論事，一在敘事。文章之體亦有三：一爲詩賦以外之韻文，碑銘、箴頌、贊誄是也；一爲析理議事之文，論說、辨議是也；一爲據事直書之文，記傳、行狀是也。三類之外，又有所謂“序”者，實即“贊”之一種。蓋古文序、贊不分，《後漢書》之“論”即爲《前漢書》之“贊”，論、贊之用，並與“序”同。孔子贊《易》，乃著《繫辭》，是作序有韻，亦非無本。自隋以降，序與記傳無別，據事直書，已失涵蓄之旨。唐宋而後，更於序中發抒議論，則又混入論說。其體裁訛變，正與後代混碑銘於傳狀，且復參加議論者，同一不足爲訓，此研究專家文體所以斷自五代以前也。然六朝以上文體亦有譌誤者，如《文選》中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據《漢書·王褒傳》考之，本爲“對”體，與東方朔《化民有道對》之類相同，自來未有無韻而可稱頌者。後

世因《文選》之誤，而謂頌可無韻，誠不免展轉傳訛矣。

文章之體既明，然後各就性之所近，先決定所欲研究之文體，次擇定擅長此體之專家；取法得宜，進益必速，故不可不慎也。大抵析理、議禮之文，應以魏晉以迄齊梁爲法。若嵇康持論，辨極精微；賀循訂制，疑難立解（魏晉以來之議禮文字，杜佑《通典》所收者甚多）。並能陵轢前代，垂範將來。論事之文，應以兩漢之敷暢爲法，而魏晉之局面廓張，亦堪楷式。叙事之文（包括紀傳、行狀而言），應以《史》《漢》爲宗，范曄、沈約蓋其次選。諸史而外，則《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之類固可旁及，即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廢。此就文章之用言也。若以文體而論，則箴銘、頌贊，蔡中郎、陸士衡並臻上選；欲求辭旨文雅，亦可參效任昉、沈約、徐陵、庾信。至於兼長碑、銘、箴、頌、贊、誄、說、辨、議、諸體者，惟曹子建、陸士衡二人。任彥昇則短於碑銘、箴頌、贊誄，庾子山則短於論說、辨議。天賦所限，不可強求。且一類之中，亦有輕重：士衡筆壯，故長於碑銘；安仁情深，故善爲哀誄。要宜各就性之所近，專攻一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汪容甫中爲清代名家，而繹其所取法者，亦祇《三國志》《後漢書》、沈約、任昉四家而已。

詞例亦爲專門之學，若能應用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之法，推之於漢魏六朝文學，則於當時用字造句之例，必有徇獲，亦鉅業也。

二、各家總論

《史記》及前、後《漢書》今並存在，研究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家者，可資探討。《漢書》太初以前之紀傳，多與《史記》相同，然同叙一事，用字之繁簡各異。例如，《漢書·陳勝列傳》刪削《史記·陳涉世家》之處甚多，而“言皆精鍊，事甚賅密”。宜究其刪削之故，以悟敘事之法。《史記》一書，班固謂其“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亦可以此法參究之。就字句論，《漢書》省，而《史記》繁。衡以劉知幾所謂“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則二書之優劣判矣。由此可悟，凡作紀傳之文，但就行狀本事，晦者明之，繁者簡之而已。又，自魏晉以來，作《後漢書》者甚多。范曄之書，不過因前人成業，重加纂訂。然以《漢學堂叢書·子史鈎沈》中所輯諸家《後漢書》佚文，及汪文臺所輯《七家後漢書》，與之相較，其不同處，一在用字之簡繁，一在行文之簡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見。亦猶參較《左傳》事實，而後《春秋》之筆削可見；參較裴松之《三國志》注，而後陳壽之筆削可見也。推此可知，記事之文，第一，應看其繁簡得法；第二，應看其文簡事賅；第三，應看其用字傳事之妥帖。後世史書所以不及“前四史”者，即由其“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而《新唐書》及《新五代史》所以差勝舊作者，即以其知尚簡之義而已。

三家之文，風格不同，而皆有獨到處。《史記》以空靈勝，《漢書》以詳實勝，《後漢書》以精雅勝。子長行文之妙，在於文意蘊藉，傳神言外，如《封禪》平《準》兩書，據事鋪敘，不著貶詞，而用數字提空，抑揚自見，此最宜注意處。明歸熙甫以降，論文多推崇《史記》者，蓋以此也。《漢書》用筆茂密，故提空處少，而平實處多。至於《後漢書》記事，無一段不雅，此可以蔚宗以前各家之書推較而知也。

司馬遷之文以《史記》爲其菁華，此外流傳殆鮮。班固之文，於《漢書》外，篇章甚多。范曄之文於《後漢書》外，惟本傳尚存數篇，而《後漢書》之傳、論、序、贊，實其得意之作。舉其佳構，則“江革傳序”“黨錮傳序”“左雄傳論”，皆可研誦。尤以“黨錮傳序”，夾序夾議，敘事即在議論之中，議論又即在敘事之中，且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聲律，並臻佳妙；導齊梁之先路，樹後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詡爲“天下之奇作”矣。（以上合論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家。）

漢文氣味，最爲難學，祇能浸潤自得，未可模擬而致。至於蔡中郎所爲碑銘、序文，以氣舉詞，變調多方；銘詞，氣韻光彩，音節和雅（如《楊公碑》等音節均甚和雅）。在東漢文人中尤爲傑出，固不僅文字淵懿，融鑄經誥已也。且如《楊公碑》《陳太丘碑》等，各有數篇，而體裁結構，各不相同，於此可悟一題數作之法。又碑銘敘事與記傳殊，若以《後漢書》楊秉、楊賜、郭泰、陳實等本傳與蔡中郎所作碑銘相較，則傳實碑虛，作法迥異，於此可悟作碑與修史不同。清李申耆《養二齋文集》，雖雜不成家，而有數篇撫擬伯喈，略得梗概，可參閱之。（以上論蔡邕。）

研究漢人之文，每難確指其得失，及其淵源所自，而研究陸士

衡文，則觀其與弟士龍論文書，即可瞭然其文章之得失，及其取法蔡邕，兼采曹植、王、粲之迹。大抵陸文之特色，一在鍊句，一在提空。今人評隲士衡之得失，每推崇其鍊句布采，不知陸文最精彩處，實在長篇大文中能有提空之語。蓋平時之文易於板滯，陸文最平實而能生動者，即由有警策語爲之提空也。（如《豪士賦序》《弔魏武帝文序》之類。）故研究陸文應由平實入手，而參以提空之法，否則雖酷肖士衡，亦祇得其下乘而已。又長篇之文最易散漫，研究陸文者，宜看其首尾貫串及段落分明處，至鍊句布采，猶其餘事也。其記事之文傳於今者甚少。（以上論陸機。）

嵇叔夜文，今有專集傳世。集中雖亦有賦、箴等體，而以論爲最多，亦以論爲最勝，誠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研究嵇文者自當專攻乎此。觀其《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篇，持論連貫，條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創。其獨到之處，一在條理分明，二在用心細密，三在首尾相應。果能得其胎息，則文無往而不達，理雖深而可顯。然自魏晉以降，惟顧歡《夷夏論》、張融《門律》之類，尚能承其矩矱，後世不善持論，每以理與文爲二事，故說理之文遂成語錄。邇者哲學昌明，思想解放，儻能紹嵇生之絕緒，開說理之新涂，實文士之勝業也。（以上論嵇康。）

傅季友與任彥昇實爲一派。任出於傅，《梁書》已有明文。（案《梁書·任昉傳》云：“王儉每見昉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又云：“昉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二子之文有韻者甚少。其無韻之文最足取法者，在無不達之辭，無不盡之意，行文固近四六，而詞令婉轉輕重得宜。黃祖稱彌衡之文云：“此正如祖意，如祖心中所欲言。”傅、任之作，亦克當此。且其文章隱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滯，毫